

父亲的缝纫机

□鲁雅君

用母亲的话说,父亲就是:有啥都是好的,有用没用都往家里倒腾。

母亲总这样唠叨,却一直在用着父亲倒腾来的有用没用的东西,唯有缝纫机除外。母亲一辈子不会用缝纫机。

其实母亲一点也不笨,她不是学不会使用缝纫机,她根本就没事。父亲把那台老旧的缝纫机倒腾到家里的时候,母亲已年过半百,她认定了自己学不会,所以,连碰也不碰。

父亲倒腾来的缝纫机的确太老旧了,根本看不出它的出厂日期。父亲说,它已经在我们村成衣铺里(村子当时是国有牧场,成衣铺归场部所属,是集体性质的)工作近50年了,是成衣铺里最好的裁缝师傅使用的,上海大四四牌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,成衣铺黄了,手艺最好的裁缝也举家搬迁到别处,剩下几台缝纫机闲置在空厂房里。时间久了,厂房漏雨,缝纫机淋雨后潮湿锈蚀,连台面的胶合板也被泡得翘起来。八十年代中期,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,原来集体所有的土地、牛羊牲畜、机械器材等逐渐承包、转让给了个人。那几台缝纫机也被一一作价了,等着人买。可是,那时全村会使用缝纫机的人实在不多,何况那几台缝纫机都快成了废品,根本无人问津。父亲却像发现了宝贝,看中了那台被定价为50元的上海大四四。

父亲高兴高采烈地求人用毛驴车把缝纫机拿回家,母亲看了看那台缝纫机,鼻子哼了哼,不屑一顾地说:人家卖废铁的东西,你也花钱买回来当宝贝!

父亲受了奚落并不生气,他翻箱倒柜地找出机油、螺丝刀、毛刷、抹布等一工具,先把缝纫机所有部件用机油擦一遍,行走,遇见。多么幸运,我们在《北国风光》相遇。

多么幸运,《北国风光》拥有一大批扎根厚重生活的作家。感谢你们,为读者们提供了一批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的文学作品,感谢你们为《北国风光》留下缤纷的色彩。

多么幸运,《北国风光》拥有一大批喜欢文学、坚守精神家园的读者朋友。感谢你们,为作家们的文字而欣喜而感动,感谢你们为《北国风光》留下对话、共鸣的期待。

文运同国运相牵,文脉同国脉相连。习近平总书记对作家艺术家们提出殷切期望: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、展现人民奋斗、振奋民族精神、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,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。

新的一年,《北国风光》和读者们一同期待,期待着这些优秀作品出现,期待着巅峰之端的绚烂霞光。

编者

冬天的颜色

□陈才锋

秋天已远去,山冈上依稀颓唐的身影一马平川的,不过是来年暗藏的底蘊

坐上火车,乡愁在一条隧道里安放,无论背井离乡,漂泊与徘徊,还是天涯一样,将心系在那个地方

散落在掌心的年轮,没有了年少时的莽撞,成熟的心恰似一片雪花,不在乎成败得失,不在乎落叶归根的温暖

然后给缝纫机上油,连螺丝钉的部位也不落下。父亲一边收拾缝纫机,一边跟母亲说:这可是上海名牌大四四呢,真正的好东西。你别看它被雨水泡了,生了锈,台面也坏了,可是好好修一修就能用,拿普通的新机器都不换呀!母亲对父亲的话不置可否,但从她的表情上,一下子就能看出,母亲可没把这缝纫机当回事,倒是埋怨父亲乱花钱了。

父亲用半天时间,终于让缝纫机转了起来。嗡嗡嗡的声音很好听,看着父亲忙乎了一阵子,就把一台泡病了的缝纫机治好了,我满眼的敬佩。父亲也欣慰地说:这钱不白花!

接着,父亲把翘起的台面扯下去,在凹凸不平的台板上抹腻子、糊木纹纸,再用清油刷,虽然仍旧不平整,但缝纫时不至于刮布料了。

缝纫机终于能用了!父亲高兴地笑着,满脸络腮胡子茬也跟着笑容一颤一颤的,他亲自用缝纫机缝了一双鞋垫。

父亲教会了我使用缝纫机,还教我一边用一边保养。不过,无论父亲怎样劝说,母亲就是不肯学缝纫机。父亲说:你妈不学就不学吧,你们几个(我和小弟、小妹)要学会,以后自己过日子不憋手。

对于父亲的那台破缝纫机,很多人跟母亲的态度相似,认为不值得花那么多钱。母亲虽然不认那台破缝纫机,却时常把一些缝补的零活给我,让我用缝纫机缝。有时她做棉衣棉被,就先把需要缝合的长缝交给我缝,然后她再铺在炕上絮棉花。

时间久了,母亲不再唠叨,可能是默认了父亲的缝纫机吧。

父亲病重时,我还是个穷光蛋,不能从经济上回报父亲一点点,只能经常回去看看,给他做点喜欢的饭菜、洗洗衣服。有一次,父亲很郑重地对我说:这台破机器没人得意它,就你知道

严寒催生的冷文化

□雷志芬

过去人们习惯把东北三省称作关东。提起关东的自然环境,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冬季漫长寒冷。

其实,东北现在的冬天已经不太冷了,我小的时候,冬天比现在冷多了,那时候人们对天气的冷热没有准确的数据,只是用东北人表示非常严重的“嘎嘎”或者“邪乎”来表达冷的程度。

所以我说不准当时冬天最冷的时候是零下多少度,但是通过当时随处可见的秃尾巴狗,就可以知道个大概了。

在关东地区,狗没尾巴不是什么新鲜事,因为狗在夜间睡觉的时候被冻掉尾巴是常事,为了避免狗尾巴冻掉发炎,有的人家狗崽子刚一生出就把尾巴剪掉了。

我的童年和少年,就是在那种漫长而顽固的冬天中度过的,因此当地居民创造的诸多抵御严寒的冷文化,不经意的就留在了记忆中。

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,父亲作为下放干部到一个叫哈力浅的村屯里劳动锻炼。一年后,父亲通过了劳动考评,重新回街上上班。那时候,国家干部都享受公房待遇,因为房产科暂时分配不了房子,母亲就领我们继续住在原先住着的马架里。

已经到了秋天,分房子的事一直没动静,母亲便开始张罗拉柴禾,腌酸菜,往窖里下土豆,做过冬的准备。

冷空气在母亲的忙碌中渐渐逼近,母亲赶紧张罗窗户,打火盆。

火盆,是东北气候环境下的产物,是家家必备的取暖工具。早先的东北农家炕上,有两样东西是不能缺少的,一个是烟筒,一个是火盆。

火盆大多都是用黄泥做的,因为这种泥火盆有一寸左右厚,火炭闷在里面不容易灭,保温性

它的好,干脆你拿去。不过家里还有你小弟小妹没成家,不能白给你,多少给点钱。我懂父亲的意思,我愿意保留父亲的这份念想。我对父亲说:这缝纫机我愿意要,我现在没能力多给钱,就给150元吧!父亲点头答应,但母亲提出反对意见:那可不行,你拿走了,你弟你妹用啥?等你弟订婚买了新的机器,你再拿走这个,先给我们用着吧!

就这样,父亲走后,缝纫机依然留在老家,小弟小妹偶尔也会用一用。我毫无怨言地等着。

在我们老家,有一句俗话:好儿不争分家饭,好女不争嫁衣。可是父亲那台缝纫机,我真的想拥有,不是白拿,是用加倍的钱买。目的只有一个:保留一份带着父亲体温的物件,作为长久的念想!

小弟成家后,我跟小弟商量,按照父亲的遗言和与母亲的约定,想把那台破旧的缝纫机买过来。但小弟说弟弟要用,多少钱也不卖给我了。

既然弟和弟妹也愿意保留父亲的遗物,我还能说什么呢。后来,我自己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,正是孩子小、日子紧巴的时候,缝缝补补地没少用,可就是觉得不如父亲的缝纫机好用。09年搬家时因为路途远不方便带,我把它100元转给了亲戚。

本想不再用缝纫机了,可经不住心里痒痒,去年淘回了一台北京牌旧缝纫机,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物件。看着它,布满沧桑的回忆便暖暖地在心里流淌。闲暇时,找来旧衣改裤子、旧裤改马甲、缝个床单被罩、坐垫鞋垫啥的,别有乐趣。

但是,还是觉得不如父亲的缝纫机好用。

亮丽风景线
我的家园我的梦

内心淌过清亮的欢乐

□米丽宏

一个人,生命中有两个我,一个是行走坐卧的我,一个是能够欣赏行走坐卧的我。这是一个作家说的,含义颇深。

我想,这后一个我,其实是自己的心,自己的魂。它在暗处,不声不响,打量着那个说着、做着、悲叹着的我。它其实是一把尺子一杆秤的。它怎么能没有?没有就等于没底线。人没底线,跟动物的懵懂混沌还有啥区别呢?

明暗两个我,一客一主,主对客是审视,是监督,是把持,最高的境界,是赞许,是欣赏。

《五元灯会》载有这样一则故事:战乱中,普陀寺的众禅者决定迁移庙址。在迁徙途中,只有豫通大师一人坚持早课,从不荒唐。有人劝曰:此处无佛,大师何必如此。豫通大师答一偈子曰:此处无佛,我心有佛。既诚我心,是诚我佛。他这偈子其实浅显,内不欺己,欺己便等于欺佛,外不欺人,欺人等于欺天。每做一件事,起一心,动一念,心里都有个佛,内里都有个我,我岂不是佛?

我想,同在蹉跎之境,也许,只有自我修持的豫通大师,才真正享受到了心灵的自然有序、自觉的人佛合一的境界吧?

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,世事流水,繁花过眼,在自觉的状态下,内我,坚守一个刻度,外我,遵从内我,内外合一,你的人格便有一种不被锈蚀的闪亮。



老牛湾

石毅 摄

老牛湾赋

□石毅

民谣有云:九曲黄河十八弯,神牛开到偏关,胡灯一亮受惊吓,转身犁出个老牛湾。

夫老牛湾者,天下第一湾也。钟天地之灵秀,蕴山水之华英;承黄河之精气,挟长城之雄风;得尽山水之宠,独享造化之功。

阴山南岸,晋北锁钥;丘陵起伏,沟壑纵横;襟山带河,形势险要;望楼密集,烽燧连绵;断涧危崖,壁立峰直;莽莽苍苍,气吞牛斗。

黄河奇域,风水宝地。北连清水河,南临偏头关,东依清石堡,西望黄河水。蒙之西南,晋之西北;口里口外,两省分治;蒙晋相连,二村共名;河东西,鸡鸣三市。杨家川横入黄河,老牛湾南北分治。南之老牛湾,楼台堡也,偏头关所统。北之老牛湾,阎王鼻也,清水河所辖。

天地形胜,仪态纷呈;天公惠善,文明之源。巍巍长城,龙盘虎踞,起伏奔腾,气魄雄浑;滚滚黄河,深洞腾蛟,蜿蜒曲折,声势夺人。造化之奇,人工之奇,纵横万里,相于斯;地上地下,阴阳相交,山河同脉,一体万年。

悠悠老牛湾,文物古迹彰,自然景观美,历史典故深,文化底蕴厚。伏羲画八卦,肇启华夏文明;禹三治水,开拓农耕源宗;忆往昔胡汉争锋,金戈铁马,历史活剧,历历在目。八虎闯幽州,抒千古悲情;冷光触石碑,留万世美名。黄河古象,述说古今嬗变;长城烽燧,常志边塞风云。出归化,入包头,西口关隘,征人情深;下河曲,过破口,黄河水道,纤夫梦长。明长城千里屏障,胡尘荡绝,望楼一夫当关,戎兵莫入。黑矾沟灵壁,孕古瓷窑之重器;水门塔祈雨,兴伏龙寺之演艺;西岔遗址气韵深,陶范器物地不吝,黄河古渡下城湾,千年古城唐隆镇,内外长城了角山,繁华落尽滑石洞。

囊之老牛湾,黄河岸边,杨柳依依;窑洞村舍,错落有致;古久戏台,沧桑伫立;阡陌纵横,甘泉喷涌;岸头沙滩,奇石遍地;河水滔滔,汹涌澎湃;洪流骇浪,响

我想我们史上的许多传说,如柳下惠坐怀不乱,许衡不吃无主之梨,杨震不收黑夜之金,许由清洗洗耳,屈原被流放仍然沐后弹冠,浴后更衣,大都出于内我的坚守与外我的自持。

还有一个传说,古时一宰相,夜间在家处理公务,点朝廷供应的蜡烛,夜深了,公务理毕,转入私人读书时间,则吹灭朝廷供的蜡烛,转而点用私家蜡烛。家人曰:夜深人息,何必如此,又没人看见。此公曰:君子当慎独也,人此一生,所作所为,不为做给别人看,是为对自己有所要求、有个交代。君子修身,贵在慎独!

内我对外的守持,更多在独的环境下。独之所以贵,是因为在无人监督的环境下,内我的把持力更大,要与外我,实现彻底交融,重合,达到全身通透。要制欲,要无私,要穿透自我,走向人性的最高处。

孔子曾告诉子贡:人生的更高境界,是内心拥有一种清亮的欢乐,这种君子的欢乐不会贫困生活所剥夺,即使富贵后也能保持彬彬有礼。

那是一种宁静温煦的幸福,清风拂拂,明亮的流泉潺潺淌过心灵的原野。你拂去芜杂,看到了繁花,花丛深处是更好的自己。

